网络文学评论

猫腻小说《将夜》:

儒家文化的再演绎与“民间景观”的重建

□孟德才

《将夜》最大的魅力在于它对传统中国的重塑与对儒家文化的再演绎,猫腻广泛吸收中西文化中积极向上的元素,重塑了一种以儒家精神为主体但内涵更为广泛的“书院精神”,这是猫腻对儒家精神再演绎的一个创举。

此外,猫腻对世俗生活发自内心的热爱及其敏锐的感知力,催生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民间景观”。巧妙地融合了民间的凡俗性与“乌托邦”属性,这是猫腻小说中“民间景观”的独特意义所在。





《将夜》是猫腻2011年8月至2014年4月连载于起点中文网的一部东方玄幻小说。在小说中,猫腻虚构了一个昊天统治的世界,昊天是规则的化身、人间万物的主宰者。在人间,根据对待昊天的态度不同又分为道门、书院、佛宗、魔宗四大势力。《将夜》以浓郁的笔墨呈现了昊天、书院、道门、佛宗、魔宗之间的理念冲突与战斗征伐。其中,追求自由、勇于反抗是小说重要的主题之一。人间的大修行者夫子,为了探索新世界,冲破昊天的束缚,不惜牺牲肉身登天一战。夫子的徒弟宁缺为了守护唐国,与道门的观主生死相搏,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赞歌。

猫腻自己这样评价《将夜》:“单以审美来说,《将夜》是我最喜欢的,也是我自认做得最好的,因为这本小说的根骨在于古代的中国,我们最熟悉的那个中国。”在猫腻创作图谱中,《将夜》是一部极具东方古典气韵和思辨色彩的力作。较之前作,《将夜》表现出不小的突破:从思想主题层面来说,《将夜》在《朱雀记》《庆余年》《间客》的基础上再度推进,集中探讨了“大时代如何重建信仰”的命题,更为深入和抽象。从小说审美层面来说,《将夜》语言更加娴熟、老练,那种空灵曼妙、极具思辨力度的文风,令许多网文读者耳目一新。当然,《将夜》最大的魅力还是在于它抓住了中国文化的精魂——对传统中国的重塑与对儒家文化的再演绎。

《将夜》颇为出彩之处在于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以儒家历史现实中真人为原型的人物形象。比如夫子的原型是孔子,小师叔的原型是孟子,大师兄李慢慢是颜回,二师兄君陌是子路。猫腻在此如此大规模地使用原型人物,实际上是有风险的。因为读者对原型人物固有的认知会影响到作者对小说故事情节的安排。如何既能保持原型人物固有的性格特征,又能将其毫无违和感地嵌入到故事世界中,是考验作者功力的一大难题。然而,猫腻成功地克服了这一难题。他巧妙地将《论语》中的孔子及其弟子若干人等,在《将夜》的世界里实现具象化,不仅保持了孔子众人原有的性格特点,还赋予他们与小说世界、与当下社会相吻合的新面貌、新特征。以夫子形象为例,小说对夫子的塑造在继承了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性格特点的基础上,为其增添了极浓的凡俗气息。小说中的夫子和历史中的夫子都具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主义性格特点,但最大的不同在于,历史中的夫子长期以来被封建统治者搬上神坛,成为“礼”(规矩)的守护者,而小说中的夫子则颇具“革命导师”的气质,他毕生的追求却是要打破昊天制定的种种规矩。

猫腻对儒家精神的再演绎已经超离了儒家文化的内部范畴。他广泛吸收中西文化中积极向上的元素,重塑了一种儒家精神为主体但内涵更为广泛的“书院精神”。在《将夜》中,佛宗、道门、魔宗、书院四大势力并存,其中佛宗一直在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道门是在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魔宗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只要道佛两宗想做什么,便反其道而行之,惟有书院,他们只做让自己高兴的事——就像他们反复声称的,“书院什么最大,道理最大”。正是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书院成了世间最敢于蔑视权威、挑战规则的地方。《将夜》中,昊天是人间一切规则的制定者,是万千修行者和普通民众的主宰。人间最大的修行者夫子想要打破昊天的规则,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化月登天与昊天激战。夫子及书院这种敢于挑战一切规则的“逆天”精神,与“破旧立新、追求自由”的五四精神极为相近。此外,“书院精神”还汲取了启蒙思想中的人本主义因子。

《将夜》中有一个情节值得玩味。夫子登天后,人间第二的修行者知守观观主突袭长安城,书院弟子宁缺依托长安城惊神阵与之周旋,在长安城生死存亡之际,宁缺受到长安城民众众志成城、抵御外敌的精神所感召,写出“人”字大符从而击败了观主。猫腻独具匠心设计的“人”字大符乃是对启蒙思想中的人本主义精神的隐喻,“以人为本”、“众志成城”也是“书院精神”的应有之义。以儒家精神为主体,融合了中西文化中积极向上的精神品格的“书院精神”是猫腻对儒家精神再演绎的一个创举。

与猫腻对儒家文化再演绎相对应的是,猫腻身上有一种整体性的思想立场,那便是对世俗之趣的由衷赞赏,笔者称之为“世俗意”。猫腻曾在《将夜》后记中这样写道,“我较会写人,那些世俗的、琐碎的,我很擅长抓细节,因为我有生活呀,不管是酸辣面片汤,还是桌上的两盘青菜,不管是两口子的吝啬还是后来杯茶赐永生,都是我的嗨点与趣点。”比如说,《将夜》中的唐国民众都极会享受生活,尤重世俗之趣,日常的饮食起居,虽然简单却不乏精致与情趣。无论是书院后山还是长安城随处可见的街道小巷,尽是一片其乐融融的生活景象。唐国的缔造者夫子就是一个极其世俗的人,他善于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件乐事,比如不远万里跑到极北的热海只为吃到一条新鲜的牡丹鱼。宁缺和桑桑初入唐国的都城长安时,虽然也曾为这座“一文钱,难死主仆俩”的城市而头疼,但不久他们便爱上了这座充满世俗之趣的城市。主仆两人开了一个名为老笔斋的铺子,每日煎面卖字,日子过得不亦乐乎。宁缺常对人说,“一世人,不过两碗煎蛋面”。这其实也是猫腻本人的一种生活态度。

猫腻对世俗生活发自内心的热爱及其敏锐的感知力,催生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民间景观”。猫腻笔下的民间社会,是凡俗的、普通的,但并非庸俗的、无意义的。在这种凡俗的民间土壤中滋生着一种极具生命力的价值观,诸如“饮食男女”这种浸润在日常生活中“不似信仰的信仰”。夫子为了阻挡昊天的化身桑桑返回神国,带她吃遍了人间最美的食物,穿上了最好看的衣裳,和相爱的人度过了最美的春宵。这些对人类而言最美好的事情,对于昊天来说却是一种毒药。它降低了昊天的神格,使之沾染上人间的印记难以磨灭。夫子用来对抗昊天最厉害的武器就是人间的“饮食男女”之道。对生活的爱,本身是一种信仰。这种力量看似很微小,但由它汇聚而成的“红尘意”却可以拖住人间主宰者昊天返回神国的步伐。

猫腻在《将夜》中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全新的“民间景观”。在中国已有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知识精英们对民间的呈现大抵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如沈从文、汪曾祺的乡土小说,将民间进行诗意化处理,民间被塑造成人类得以救赎的“乌托邦”,民间的意义虽然被凸显,但却因过度诗意化,而失去了市井凡俗之气。另一种倾向如1980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民间被置于待拯救的结构中,被塑造成庸常、烦琐和无意义的聚居之所,遮蔽了民间潜在的诗意性。无论上述哪一种倾向,知识精英们对民间的呈现都是有所欠缺的,世俗生活世界及其内部远为复杂的经验和可能并没有获得结构性的显现。而猫腻作为一名网络时代从民间摸爬滚打出来的作家,他对民间的呈现既保留了民间固有的世俗气息,又升华了民间的诗意气质。巧妙地融合了民间的凡俗性与“乌托邦”属性,这是猫腻小说中“民间景观”的独特意义所在。

在猫腻的创作图谱中,《将夜》是一部求新求变之作。猫腻试图用这部作品来完成对自己已有创作模式的突破,小说文风和创作手法较之前作都有很大改变。猫腻在《将夜》中探讨的问题,尤为抽象、颇有形而上学之风,但小说结尾收束略显仓促,前文埋下的许多包袱并没有得到有效释放。总的来说,《将夜》是网络文学中一部不可多得的大作,它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和思辨立场,对于儒家精神和民间生活的重新探讨,均具有极强的启迪意义。

■链 接

作者简介:

猫腻,原名晓峰,生于1977年,湖北夷陵人,被誉为“最文青网络作家”。1994年考入四川大学,后来退学打工。2003年开始写作网络小说,其主要作品有《朱雀记》《庆余年》《间客》《将夜》以及正在连载的《择天记》,其中《朱雀记》获得2007年新浪原创文学奖玄幻类金奖。

2007年开始在起点中文网连载《庆余年》,引起巨大的反响,随后的《间客》荣膺起点首届金键盘奖年度作品。2013年,猫腻凭借《将夜》夺得起点中文网年度作家桂冠。2014年5月,猫腻签约腾讯文学,开始连载《择天记》。

网友评论:

《将夜》这本书,题材很小,内容很大。题材很小,的确很小,无外乎便是一家两口之间的事。内容很大,大至世界。而书中情节一如既往的一波三折;书中的人物颇具特色;情节也是一如往常般激昂。书中的伏笔也是极好的,故事的一步步推进,转换间也不觉得怪异突兀,更多的还是让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网友紫剑之剑圣:《浅评〈将夜〉》

有不少人说《将夜》烂尾,但我认为它很有意思。首先上帝是个女人,其次男主后来变成吃软饭的。就这么个设定,已经是四星。最后天有情,天下凡,从此再无天注定。不是很愉快的人权时代来临了吗?

——网友“霏刀”:《God is a girl》

本书主旨就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书院之人,狂妄肆意,追寻自由,前期一切不过是与天斗争的铺垫,举世伐唐,青峡之战,书院道门之争,这一切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将这个世界逼到悬崖,让这个世界处于崩溃的边缘,只有这样才能求变吗,寻求改变,先破后立,追求世界之外的风景。

——网友白衣冠京华:《浅淡猫腻与〈将夜〉》

无论他(宁缺)在别人眼中多么无耻,贪生怕死;终有心,有情,有坚持。对桑桑的情谊,对复仇的坚持,即使因此丧命也绝不动摇,这就是他的天下,他眼中的世界。宁永劫受沉沦,不向诸圣求解脱。这是大勇气,也是大坚持。

——网友唐峥:《小人物也有拥有的权力——宁永劫受沉沦,不向诸圣求解脱》

■新作快评 马卫巍短篇小说《萤火虫》《当代小说》2015年第7期

『萤火虫』的人生隐喻

□李昌鹏

马卫巍的短篇小说《萤火虫》,直到最后才出现了“萤火虫”三个字。结尾处的这三个字照亮了全篇,恰是时候,颇有“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意味。

萤火虫出现前的那段,描绘的是城市夜景。这段夜景描绘中的“夜色”、“道路”、“银河”、“光点”,实际上是一个意象群,是情感和人生体验的对应物——这才是这段夜景中的精华,也就是表意中“虚”的部分,这段夜景表意虚实结合、互为表里,含而不露,“虚胜实,不足胜有余”。

“萤火虫”是这篇小说中一个准确的意象。萤火虫在夜色中是光点、是亮色,是陆晓金夜路上追逐的对象,对应的是人的愿望和欲望。人的内心藏匿了无数庞杂的愿望、欲望,或模糊或清晰,亦美好亦丑陋,《萤火虫》通过陆晓金的春梦,将愿望和欲望转化成了人物庸常、乏味生活中可贵的灵魂活力。男主人公陆晓金和梦中的馄饨店女孩开始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并且给予现实生活中关系并不密切的她以热忱关注及帮助。在欲望的驱使下,陆晓金接触馄饨店女孩,但没有实施满足欲望的行为,而是挽留梦境中的美,最终因陆晓金帮助女孩,获得了道德升华。

人的一生,春梦几何?愿望与欲望,是人类行为最真实、最强烈的动机,至于最后所做的事是丑陋还是美好,则要仰仗一个人的道德观。无论如何,人首先还要有那么点莹莹之光,否则就成了死魂灵,就像爱默生所说:“惟一有价值的是拥有活力的灵魂。”马卫巍正是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小说结尾时的夜景中有了那只萤火虫。当陆晓金的生活日益僵死,便出现那个呈现了“萤火虫”的梦:当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中有了纷飞的“萤火虫”,他便应该知道,那仅仅是“萤火虫”,不是想象中的人生“光点”。马卫巍的《萤火虫》通过人物之间、梦与现实之间距离的保持,从侧面对美、人性与道德进行了发掘和讴歌,实现了不落俗套的诗意表达。

小说《萤火虫》描写了男主人公日常生活的困顿,作家以庸常、乏味的日常生活凸显道德升华出来的美。在这个意义上,马卫巍的小说也是一种“向内转”的实践,但不同的是,欲望在“80后”作家马卫巍笔下是美丑难辨的莹莹之光,可以转化为可贵的灵魂活力和人性之美,这为灵魂的走向展示了应有之路。

■短 评

冼星海:从艺术情怀到人间正道

——读刘迪生《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

□徐肖楠

刘迪生的《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带我们回到以往的非常岁月,与冼星海的生命和音乐一起,共同重述了如歌历史和深情生命。在这部作品中,生命之魂、音乐之魂与民族之魂熔铸一体,这才是冼星海真正的伟大和生动之处。

作品抓住这种伟大和生动之处,写出了冼星海由朦胧人生到艺术自由、再到人间正义的生命之魂,以此为核心,激昂地展开了中华儿女昂首挺拔与山河并立的壮阔场面。作品中到处洋溢着深入生命的体味和思考,在饶有风情的个人生活背景上挥洒理想主义情怀,同时也描述冼星海独立的个人生存观念:既描写了冼星海个人命运的文化情缘,又描写了历史存在中的个人性情和音乐情怀,对历史变迁、民族尊严、音乐灵性与个人命运水乳交融的描写,独特深入了冼星海与音乐间的神秘魅力。

人物传记的文学性必须包含思想性、历史性和审美性,所以,《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一书所描述的冼星海的音乐与生命,除了其历史性特质,还有思想性和审美性品质,其思想性融合了人类与音乐的关系,也融合了冼星海的音乐思想,具体地勾勒了冼星海如何将自己的音乐艺术愈来愈紧地与人间正义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与抗击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具体行动结合在一起。

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不在于事无巨细地写出人物所经历的一切,而在于写出一种人的生存精神以及人物与历史的诗性关系。对冼星海生命的深度叙述视点,是个人命运内外的民族精神与生命的理想主义精神的融合,作品并不停留于单独的个人命运琐事,而是让冼星海的每一个生命细节都成为中国命运和音乐情怀的具体体现,以音乐魅力、历史追寻、时代感受来演绎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让诸种人生风流都从一种生命的理想主义中演绎出来。

《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逐层递进地写出了冼星海在理想主义烛照下的一生,写出了冼星海的音乐历程中所贯穿的理想主义情怀,这种理想主义从朦胧的艺术向往开始,到最后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正是这种理想主义光亮贯穿烛照了冼星海的生命,虽历尽沧桑却忠诚不渝。刘迪生的文笔力量就在于绚烂强烈地展现了这种理想主义生命情景,那种对历史和生命关切的钟情,那种超越功利和狭隘的大气,都会让人流连忘返,成为一种时代的生命气质。

《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在开阔的历史视野中表达生命的理想主义,突出了冼星海与音乐、与历史相连的生命特质。作者将冼星海个人经历置于主流生活之中,让冼星海的个人命运变成充满个人的激情、灵性和顽强的历史之歌,让生命的理想主义精神与历史生活精神相互融入,由此重新诉说个人事件和文化血缘,使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和感受成为有特殊意义的生活行为。

这部作品写出了冼星海的强大生命精神力量和理想主义信仰,但并不抽象刻板,它具体地与民族、与历史、与音乐相连,诗性化地生动呈现了冼星海个人世界的情怀、情意、情趣和情性,在这些描写中透露出一种理想主义。在作品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冼星海的民族情怀和理想主义情怀、冼星海的家庭情意和爱情情意、冼星海对生活与音乐的情趣、冼星海作为艺术家的坦率、正直、较真的性情,这让冼星海呈现为一个具体真实而又执著的人。

这部作品中,各方面、各层次的主题描述都集中落实于冼星海生命中的情怀、情意、情趣和性情,它强调个人音乐命运的社会历史环境,也强调音乐本来的艺术品质和个人品质,同时还强调一种艺术精神与现代中国命运的关系。作者将个人特质与历史情境放在一起,考察个人特质与历史的关系,解读冼星海的个人命运与音乐理想的关系。作者没有堆积材料,没有在诸多相关情景中过多停留,而是表现一种大气的生存意识和理想主义倾向,突出那些生命与历史的转折点。

在这样一种诗性化的艺术处理中,冼星海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丰满有力。作品让人们看到冼星海的真实生命情景,了解了他的情怀、情谊、情趣、性情。作品命名为“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极富象征意味,又极为精当地突出了生存与精神的关系。

刘迪生在作品中将历史加以美学化处理,从美学化的立场将现实与历史、个人与人类相联系,去联想、抒情、思考、叙事,由美学立场进入历史和冼星海的生命深处,在那里曲径通幽地连接到音乐之美和理想主义之美,激发人们从历史和民族的意义去更深刻、更广阔地体味冼星海的音乐,体味与音乐和历史相连的每一个生命存在。

美学化处理让这部作品有评有述,既志人又志史,并且对史对人都有醒人耳目的评说,对冼星海的生命、艺术、历史不时加以美学性思考的评点,但突出之处仍集中为精粹的文学性。这种艺术与生命结合的独特意境,最终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以至人类,影响了中国音乐以至人类音乐,具体的音乐表现和生命表现便是写作《黄河大合唱》。

当这部作品融会了多方面生命事实和美学化情怀时,其中出现的历史情境和文化血缘就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背景,而且作为现代中国音乐观念和内容融入人物描写。这样,这部作品不但重新打开了冼星海个人命运的自我视野,而且包含了音乐与生命主体融合的音乐视野。于是,这种生命品质和生命过程既不会重复以前,也不能被复制,但却会在生活与音乐中繁衍和延伸。

由此,刘迪生难能可贵地呈现出了一种音乐人生,而这种音乐人生有历史大气、有理想主义、有正义追求、有伟大同情。它生于黄河,却又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最终成为中西思想与文化传统相互融合的生命典范,所以,冼星海的音乐才会在大河土地上流传不息。

我们可以由这部作品和这样一种人物情怀出发,去寻找古往今来的生活意义,让一个人把中华民族的过去和未来连接在现实之中。随着人物和作者在书中回想而留下的,虽然只是作品中所记述的那些冼星海的点滴往事,却积淀着沧桑风云和人心向背。

于是,仍有许多像刘迪生这样的人对以往的一切念念不忘,执著坚守生命中的美好信念并试图将其传之天下,这种长久的忠诚和挚情的沉思让人动容,让人体会到无限延展的人类精神血脉。